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Volume 2
Issue 1 第二卷第一期

Article 4

January 1931

十八世紀歐洲之中國園林

Shouyi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受頤(1931)。十八世紀歐洲之中國園林。《嶺南學報》，2(1)，35-70。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2/iss1/4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十八世紀歐洲之中國園林

陳 受 頤

(一) 引 言

十七，八世紀之交，歐洲園林藝術，一以整齊爲主；誠然當時荷蘭派與法蘭西派的造園法略有差異，而大體趨於整齊，大體推崇工緻。此種傾向，入十八世紀後而勢力漸微；至十八世紀中葉而愈爲衰息，於是所謂“中國式的園林”興味者，乃代之而興，風靡一時。我們今日看來，這“中國式的園林”是中，歐近代接觸中所產生的一件最爲興味雋永的文化交流的現象；雖然這現象的生命不長。

我對於這個題目，久久已感濃厚的趣味，檢讀書籍，先後亦四五年；可是這個問題的重要，並非由我發現的，不能不於此鄭重聲明。遠在二十多年前，巴黎大學教授但以理·莫爾尼 (Daniel Mornet) 曾將法國內的園林的“華化”運動，作簡明而扼要的敘述(註一)。英國方面，則買拉·雷諾爾滋 (Myra Reynolds) 女士曾在她的著作中指出新園林運動的提倡者的功勞(註二)。最近美國惠斯梨女子大學一百五十週年紀念專著中，有一本討論十八世紀英國所受的意大利風景

(註一) Le sentiment de la nature en France de J.-J. Rousseau à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pp. 218-258

(註二) The Treatment of Nature in English Poetry between Pope and Wordsworth, pp. 270-272

影響的，也會將中國園林旁敘一會（註三）。德國方面所受的影響，則阿度爾夫·萊希萬(Adolph Reichwein)先生在他的中國與歐洲裡，詳贍言之（註四）。後人研究這文化交流的迹象，對於上列四位學者，都不能不給以相當的注意和先導底祇敬。

不特此也，縱使四君的著述未曾問世，一般學者，亦早已感到中國園林影響底存在。他且不論，單就十八世紀的英倫而言，牠的文學，就早已有相當的紀錄，留存在讀書者的腦海。就最重要的而言，艾廸生(Addison)和蒲伯(Pope)的散文小品，約翰生(Johnson)與鮑士維爾(Boswell)的談話，高爾斯密(Goldsmith)的中國通訊(Chinese Letters,) 蒙特固夫人(Lady Montagu)的尺牘，和薄尼·伯爾奈(Fanny Burney)的小說哀費拉納(Evelina)，都給予當時人們以中國園藝的紀錄（註五）。因為往下要將逐項詳言，現在不必把這些紀載先行討論了。

然而這種種的些微的認識和斷片的紀載，雖隨在多有，俯拾即是，而詳細的研究，綜合的敘述，尚付闕如。而且這問題所關頗大，於西歐思想的嬗變極有因緣，其較深的意味，也須從新指出；因為中國園林的風氣，並不同一種普通的 Chinoiserie。雷諾爾滋的論文，所述既過於簡畧，曼華零又偏重意大利的影響。莫爾尼與萊希萬兩書較為愜意，疏漏之處仍多。因此不揣檮昧，參稽舊說，旁搜羣籍，以成此篇，其有未備，俟諸來日。又此篇注重記述，殊無發明，間有新得的

(註三) Elizabeth Wheeler Mauwaring, Italian Landscap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pp. 148-150

(註四) China und Europa: geistige und Künstlerische Beziehungen im 18. Jahrhundert pp.123 ff.

(註五) 詳見下文第六節

材料，亦不過成全舊說而已。作輒不常，歷時五載，此中甘苦，頗自知之，初稿寫成，記之如此。

(二)英國新式園林的淵源

歐洲的新式園林，最先發現於英國，因此中國園林(Chinese Garden)有時又名中英園林(Anglo-Chinese Garden; jardin Anglais-Chinois)。到底牠是摹倣中國的園林而造成的呢，抑或是英國的土產呢，這個問題，倒不十分容易解決。最低限度，從一方面看來，牠是英國的土產；這就是說：縱使當時英國沒有感覺到中國造園藝術的影響，新派的園林，也會自然地衍變出來。因為十七世紀的法國派的園林既站不住，而被荷蘭派奪其位置，則荷蘭派之不能持久，遲早會令人疲倦，自是當然的事。所以我們自下所要討論的異軍崛起的中國園林，實在不盡是當時華化興味的一面，而是時代精神變動的表徵。

因此當時的英國人士便有好幾個是主張新式園林為英國所獨創，而無與於他人之影響的。例如一七五六年當支那興味正在英國蓬蓬勃勃地逐漸進展的時候，英國詩壇的小名家理查德·奧文·剛必力治(Richard Owen Cambridge)便發出如下的言論：

無論人們的報告是怎樣——真實的抑偽造的——說及中國的園林，但是我們【英國人】在歐洲人中之最初建立這個好尚，則却是千真萬真的事實。(註六)

所謂建立好尚者，即指創造新的園林的藝術而言。他說 Founded，顯然是否認從中國借來的話；不過他依舊沒有明言不受中國的影響，只是輕塗淡抹地暗示報告之不盡可靠而已。可是他的同時的詩人多馬士，格雷(Thomas Gray)所抱的態度，便完全不同，便直捷地，坦

(註六) Chalmers English Poets, XVIII, 246.

白地否認中國的影響。他說：

我們在娛樂方面之有創造才力，其唯一的証據是我們的設造園林的工巧。(或曰劃地爲園的佈置的工巧：)而這事之于我們，却不僅是小小的榮譽，因爲意大利和法蘭西都一向不懂得其中的些微的部分，就是他們現在見了，也不明白……顯然地我們只有天然做我們的模型……這一派美術是由我們之中產生出來的；而且我們確然曉得在歐洲裡，沒有像牠的；又同樣地確然曉得在當時我們並沒有從中國傳來的關於這一項的消息。(註七)

格雷之所謂在當時者，是指一七四七年以前。一七四七年是法國教士巴德尼(Attiret)從中國寫到歐洲說及圓明園的一封信被發表在教士通訊(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的時候。據格雷的意思，以爲一七四七年以前，歐洲沒人說過中國的園林，而英國的新式園林，(所謂中，英式的)却開始於一七四七年前，可見得新式園林是英國人們所創造。這却是錯誤的事實。遠在新式園林流行了之前，而且遠在十八世紀之前，維廉·天樸爾爵士(Sir William Temple)已經寫了關於中國園藝的文章；他的話很有意思，因爲他自己是反對新式園林運動的。他在一篇雜文裡，曾討論凌亂式的園林的設施，篇中有這一段：

關於這項(的園林)，我曾在好幾處地方看過一些，可是得之傳聞者——得之於曾在中國久留寓的人告訴我者——爲多。中國人的思想方式與我們的思想方式的距離，有如中國與歐洲地理上的遠隔。我們方面……路徑和樹木的佈設，都是互相對偶，距離有定的。中國人却很瞧不起這個植樹方法，以爲凡能由“一”數到“百”的孩子，都會把樹木種成直線。……他們

(註七) Poems and Letters (Ed. Mason) p. 384.

的遠大的想像力，都用之於思索圖式之中，務求宏大的美麗及動人的結果，而又不求整齊，以免易於看盡。雖然從我們看來，這一類的美麗，尚無相當的了解，他們却有一個特別的術語來形容牠；他們說 Sharawadgi 很好，或很可愛，或同樣的讚歎的言詞（註八）。

約瑟·艾廸生 (Joseph Addison) 是反對類諾得來 (Le Nôtre) 派及荷蘭派的園藝的（註九），所以很表同情于新派。我們先看看他自己的園藝理論，顯然與時人完全不同：

……凡是看來類似縛束的東西，人們的頭腦自然地憎惡牠。景物被圍繞着在狹小的地盤的時候，或是景物被局促於附近的牆壁或山崗的時候，人們在心境上也覺到一種困窒的情況………遼闊無阻的風景，足令人們情感豁然，有如想及宇宙之無盡無窮足以使人思力豁然。假如另有一種特殊的美麗，融合于這宏偉之中——如怒浪掀騰的海………或如龐大的野景，劃為泉石田林——則愉快之情，愈在我們心中增長。（註九）

這篇文章，作於一七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過了幾天，他又回到論題，他不單說及繪畫中曾有此景，而且說及中國式的園林的設施。他的原料，大抵是得之於天樸爾。天樸爾的雜文，那時正傳誦一時，艾廸生既不滿意於法，荷兩派的造園舊法，得了天樸爾的題材，那肯安然放過呢？下面一段，很類天樸爾的文章，雖經繙譯，其鈔撮的舊痕，仍未泯滅也：

會給我們以中國的消息的人告訴我們說：那國的人民嘲笑我們

(註八) Temple's Works, III 234

(註九) Spectator, No 412

歐洲人的種植方法……因為，他們說，無論那一個人都會把樹種成停匀的一行一行或整齊的圖案。他們要在這類工作裡表現天才，常常把他們所依據的藝術隱埋着。他們似乎在語言中有一個特別的術語，用來表出種植樹木的一種特別的美麗；一種令人一望而覺到，却又不大明其所以然的美麗。我們英國的園工則不同，不求順適天然而歡喜要盡量離開天然。我們的樹木，長成圓錐形，球形，和金字塔形。我們在每一株樹木，都見剪刀的痕迹。我不曉得我的意見是不是特別希奇，但是單就我自己而論，則我寧願看見一株生意盎然的繁榮的樹，遠過於一株修剪整齊的樹了(註十)。

艾廸生之稱引中國園林，並不單爲着點綴旁觀報(*Spectator,*)的篇幅；他那時很感覺中國式的園林的一種新鮮的逸趣。因爲他在下一期的旁觀報裡(一七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還接續說及中國的萬里長城和中國的建築藝術。(註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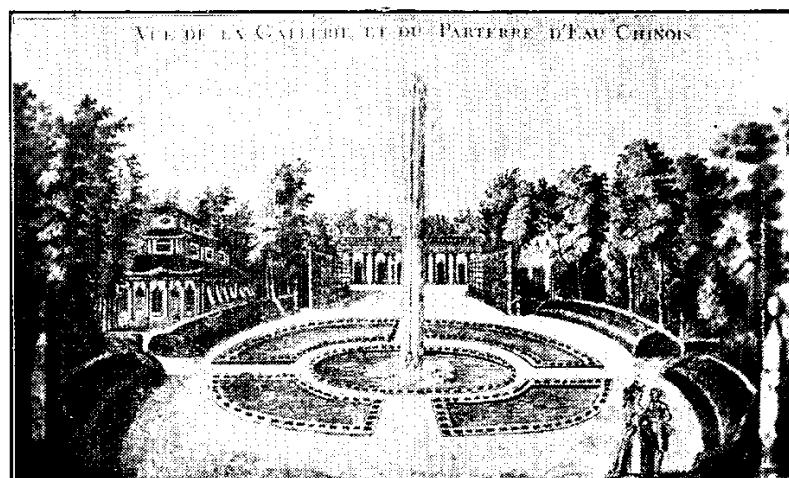
同時蒲伯在師探報(*Guardian*)上面，也有同樣的發表意見(註十二)。然而蒲伯與艾廸生的貢獻，最重要的，還是不在于文字而在於實行。他們都切實地把自己的園林修改，全以新式的造園法爲標準。蒲伯在威京哈姆(Twickenham)的名園，很有影響于當時。

上面列舉的三人，都是直接地敘述中國園林的指趣的。此外尚有遏夫士比利(Shaftesbury,)，是當時思想界，文學界中頗有聲譽的一位貴族的作者，曾間接地提倡中國造園法，雖然在他的著述中我們看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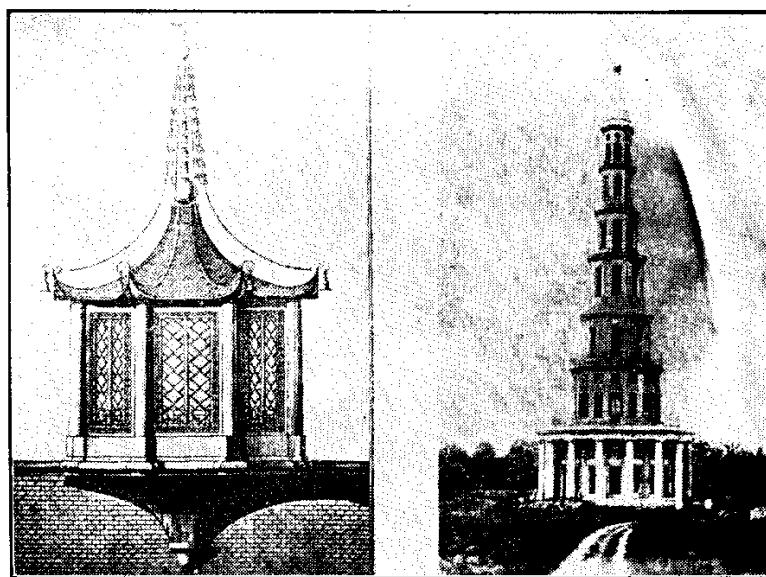
(註十) *Spectator*, No. 414

(註十一) 同上 N^o, 415

(註十二) *Guardian*, No. 173.



中國式之屋宇及噴水池



MONTMORENCY
公爵之中國亭

CHANTELOUP之
中國塔



中國美術之影響
(HUET 作)



中國裝束之影響

中國園林的名詞。他在很矯強做作的文化和社會當中，不絕地提倡不染俗塵的天然底美麗和光彩。他的議論，正好作為新式園林運動的暗助和準備：

甚至樸拙的石頭，長了青苔的巖洞，凹凸不齊而未經人工的地穴和斷續不一的瀑水，帶着野性本身的可怕的風度，而較為代表自然，這些能更為引人注意，能表顯着偉大的美，遠勝於親王們的園林裡之形式的嘲諷（註十三）

(三)中國園藝之傳播

十七，八世紀洲歐人士所得到的關於中國的消息和概念，大都得自耶穌會士的著述，就是使臣的紀載，也多取材於教士的書。那時最為流行的教士專著，是李明(Louis Le Comte)的支那新印象記(Nouveaux Memoires.....de la Chine)和特赫爾特(Du Halde)的中國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這兩部書都是包含極廣的，所以對於中國園林的記敘，兩部書裡都有相當的材料（註十四）。可是書內其他的興味濃厚的事物太多了，中國園林的記敘，並不能引起若何的觀感。

直至一七四七年，歐洲讀書界才得參看專講中國園藝的教士通訊，那就是刊在一七四七年的教士通訊的巴德尼神甫的一封信。這封信最先引起注意於英國。英人約瑟·史賓師(Joseph Spence)把牠譯為英文，發表于一七五二年書商達士利(Dodsley)所刊行的小文選錄(Fugitive Pieces)裡。一七六二年帕爾思(Thomas Percy)又把牠重新繙譯，刊入關於中國人的雜文(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註十三) The Moralists, II, Sec. 2, p. 326

(註十四) Nouveaux Memoires, I, 326; Description, II, 85

Chinese (註十五)。

巴德尼神甫的原信，書於一七四三年十一月一日，發自北京，是寫給達素先生(Monsieur d'Assaut)的。達素頗注意於耶穌會士在中國的遭際，故巴德尼神甫以書報之。信中大部分是敘說圓明園的。巴德尼神甫是清廷的畫工之一，有出入宮禁的機會，以故頗能明瞭圓明園的內容，形諸筆墨時，自能動聽。

巴德尼神甫的通訊，大抵是於百忙中寫成，所以不能算是有系統的紀載，可是材料難得，牠到底是解釋中國園藝於西方人士的第一回的努力。牠是西歐人士所具的關於中國園林知識的淵源，尤其是在英倫會發生重大的影響。

信的敘述，不厭詳明，以故頗覺瑣碎；然瑣碎之中，也有明顯的綱領。其中最為明顯的意思，是中國園林的特點，在乎利用人工以摹倣天然——這自然是巴德尼神甫所深覺到的特點。據巴德尼神甫之說，中國園師必與法，荷園師大異其趣；然而也不完全衝突；因為中國園師也不輕視人工，不過他不以人工的美為極則，而利用人工以達到天然之美而已。

每一個山崗都滿蔽以樹木，尤其是着花的樹木，因為有花的樹木在這裏【中國】很不稀奇。這真是一個地上的樂土。河的夾岸，並不像我們用鑿平的石頭砌成直線，而是用亂石砌成的，有些凸出，有些凹入，安排得極有美術風味，我們可以說幾乎是天工。河流忽而廣闊，忽而狹隘，或在此地蜿蜒，或在彼處曲折，好像真的被山崗和巖石所型成。兩岸石間雜

(註十五)參看拙著好逑傳之最早的歐譯(本報一卷四期)

花叢生，一若天工：每一季候都長着合時的花卉。（註十六）

中國園林之用藝術來摹倣天然——據巴德尼說——能給予園林以好幾種的迥異尋常的特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種令人怡悅的天趣 Spontanéité。在中國園林裡，我們可以見到人工，然而人工裡面，卻沒有斧鑿之痕。他舉一所屋宇為例。屋宇是建築在山上的，前面看去，是一排棟柱和窗牖，木材髹了金油或色漆，屋瓦的顏色或紅，或黃，或藍，或綠，或紫。此中雖含有不少的人工造作的部分，而全景的意趣，却被背景的渲染而接近天然：

然而通到上邊的路，並不是用方正的石塊細緻地砌成的，乃是用參差的山石填築的，宛如天然的山路的石級。沒有其他的建築物更像仙人的宮宇，一如我們在意象中所擬出的沙漠中間道路蜿蜒而岩巉的仙人的宮宇（註十七）。

中國園林既能利用人工以迫近天然，其第二種特色是園境之變化無定而在在令人怡悅（Variété）。例如圓明園裏的一個湖邊：

這個鮮妍的湖濱的景色，變化無窮。沒有兩處是相似的：這裏是用平正的石塊砌成的渡頭，通到大小的園徑和樓閣；那裏是山石砌成的渡頭，築成一種石級的模樣，盡人們所能思議的美術之能事。（註十八）

這萬變無定的方態可以見之於園中其他之事物，如園徑的安排和

(註十六)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XXVII (1749) 10-11. 北平
國立圖書館刊第四卷第四號新書介紹欄中(頁一四〇)明君以
Attiret 為王致誠，以 M. Benoist 為何國宗，以 Gherardini
為蔣友仁，均誤。

(註十七) Lettres édifiantes, XXVII, 27

(註十八) 同上XXVII, 28

築砌，如園裏的欄杆的圖案和設色，如園樹的選擇和種植的計劃，如園內種種的美術品的點綴。

巴德尼神甫既深讚中國園林的優美，而一面仍恐獲罪於歐洲的園師，不能不說圓轉的話。他說他在中國居留日久了，頗習染了中國人的好尚，然而他也未嘗不見得西洋園林，自有牠們的一些的美麗和簡便的好處。西洋園林以均稱對偶 (symétrie) 為主要的藝術，巴德尼說，中國園師也曉得利用對偶的排佈。

在中國裡，人們也曉得喜歡symétrie，喜歡秩序，和良好的佈置……但在圓明園裏，則所見者，四方八面，都是美麗的紛紜 (beau désordre)，都美反對偶的鋪置 (anti-symétrie)。所有一切都依着這一條原則：我們所要表現的是渾樸而天然的田野；是一種幽靜的境地，而不是一所依據着勻稱與比例的法則而築成的宮廷。(註十九)

最令巴德尼神甫感到尖銳持久的印象的，就是這美麗的紛紜。他曾從記憶中記敘園中的一塊山石：

但是最為真真地可寶愛的，是一個小島，湖中挺出，作參差蒼莽之態，只有在最荒涼的山間能有此景。

再沒有其他的事物是這樣地可愛的了。所有的完全都是使人醉心而超脫的樸野的風趣。(註二十)

信裏巴德尼雖向達素明言，他的宗旨，並不在乎決定那一系園林的優勝，然而他偏愛中國園林的旨趣，却在信中隨在而是，並且說得極為顯明。他比較中國與歐洲，祇以証明在園林設計和建築一方面看來，

(註十九) Lettres élisantes, XXVII, 34-35,

(註二十) 同上 XXVII 16, 18,

中國縱是不能常勝歐洲，最低限度，也不在歐洲之下。下文引譯的一段話，在巴德尼的信中，並不算一個例外的對中國頌揚：

這點【樸野風趣】和中國人所給予他們的建築物的變化，是我最佩服他們的聰慧的地方：‘我幾乎不能不相信，比較起來，我們是拙斂而平平無奇了。(註二一)’

此外巴德尼還有涉及圓明園的很多雋語，我們為節省篇幅起見，不能多譯了。他的意見的總匯，儘可以把他自己的一句話為代表：

凡是藝術與優美的鑑賞口味之所能融合天然者，他們都已成功地做到了。

(四)當代歐洲園藝之傾向 (註二二)

我們在每代的歐洲園林裏，很能看出每代的時代精神。十七，八世紀之交，正是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 開始努力的時候。清明與格律，是時代精神的結晶。因此園林設計，亦走入同樣的軌道。法國路易十四派的園林，都是偏重圖案和規律的。後來繼起的荷蘭派，則愈為變本加厲，愈求勻配與整齊。這種整齊的園林，頗易令人煩倦，我曾在上節說明。

未幾而反動起。反動的方向，大體說來，可分兩派。第一派較為激烈，完全主張自然，不用人工，要把藝術驅出了園林之外；第二派較為和平，利用人工和天然的優點，而極力避免生硬的圖案。據萊希萬說，在前一派，先得勢力於歐洲。德國詩人席拉爾關於這派的新園林，曾有這樣的記敘：

牠（造園的藝術）從建築師的嚴厲的訓練中，跑到詩人的自由

(註二一)同上XXVII, 38

(註二二)

裡面；忽然把最酷烈的桎梏，換了最野性的奔放；牠祇願意接受想像底法則。(註二三)

人們不久便都去造“天然”園林了。園林與四周，並無界線，並無重要的分別。那兒是園林，那兒是普通的荒野，有時且分認不出，無從分認。圍牆自然是沒有了，宗旨在乎遠眺無碍。然而這一派的園林觀也不能持久。牠的短處共有兩種，而且很顯明：(1) 園林既與荒野無分，則園林之所以爲園林者。無所倚着，(2)無人工的整理與點綴，則所謂天然園林者，不過蔓草叢生之所，四圍如是，更無景色多態之可能。因此較爲和緩的一派便乘時而起，把天然的景物和人工的設施調和折衷在一處。據這後一派的意見，園林的作用是在乎把天然景物的多面調勻，做成一個多方興趣而又不致過於作態而生硬的計劃，以娛悅人類的各自不同的心境。換句話說，後一派的園林藝術，在乎和合自然與人工。

當巴德尼敘述圓明園的造園藝術時，于有意無意之間，把中國的園藝主張，說到剛合歐洲園藝新派的脾胃。不及十年，而英國的園藝專家維廉，張伯爾士 (Sir William Chambers) 便把中國園藝的如何宏偉卓絕，盡力宣傳起來。

(五)維廉，張伯爾士與中國園林

十八世紀中葉歐洲的中國園林運動，以英國的張伯爾士爵士爲護法神。張伯爾士之於中國園藝，因緣頗深，不同當日一般耳食之徒，但知摹倣。他十六歲時服務於瑞典的東印度公司，曾爲公司的商務遠遊中國，以此立功；他的爵士勳銜，也是瑞典王室給他的。他少年

(註二三)Kleine Schriften vermischten Inhalts, “Ueber den Gartenkalender auf das Jahr 1795.”

時最少曾到過中國一次——也許是不止一次，但我們無從証實。在廣州時，他有暇即把中國衣裝屋宇繪成簡明的畫圖，一七五七年在倫敦刊行的中國屋宇畫圖（*Designs for Chinese Buildings.*），即根據于此時所搜集的材料。他十八歲即辭去東印度公司職，而專攻建築學。

他早年所得的中國園林影響，終不因此而泯沒，反因建築的經驗而覺有力量。一七七二年，他把東方園藝論（*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出版後，時論騷然，毀譽參半。園藝論之取材，多出自巴德明神甫的通訊，有時且有字句間的抄襲之嫌，下列兩段，畧見一斑：

.... On some occasions
not only the lakes and rivers,
but all the pavillons and every
part of their gardens are illu-
minated by an incredible num-
ber of beautiful lanterns
than which a more magnificent
sight cannot be seen. Even the
Girondola, and the illumination
of St. Peter's of the Vatican,
though far the most splendid
exhibitions of the sort in
Europe, are trifles, when com-
pared to these of China. (註
二四)

.... Mais surtout une
belle nuit, lorsqu'on y tire
feux d'artifice, et qu'on
illumine tous les Palais,
toutes les barques et pres-
que tous les arbres. Car
en illuminations, en feux
d'artifice, les Chinois nous
laissent bien loin derrière
eux; et le peu que j'en
ai vu, surpassé infiniment
tout ce que j'avois vu dans
ce genre en Italie et en
France. (註二五)

(註二四)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 p. 69³

(註二五) *Lettres édifiantes*, XXVII, 20.

大意說：有時不特湖上與河上，而且所有屋宇及園中的各部，都被無數的燈燭照耀着，天下奇觀，莫過於此，從文字上看來，上面的兩段，不是相同的很多，而從材料上看來，則園藝論必是襲用巴德尼的舊說無疑。巴德明所講的，是圓明園裏放煙花的（feux d'artifice）的奇景，一如花間堂詩鈔中所紀。

銀漢星河不動塵，
斜飛火鳳入勾陳。
一聲雷起地中蟄；
萬樹花開天上春。
太乙高樓燈似畫，
未央前殿月移輪。
君王行樂新年盛，
先使恩光遍近臣。（註二六）

那時“近臣”也不易入圓明園，何況張伯爾士呢？這一段我們可以斷定是抄自巴德尼的通訊的。張伯爾士的關於中國建築和園藝的消息，大都從巴德尼轉販而來，有時也參攷蔣友仁（Benoist）的通訊。（註二七）

張伯爾士雖鈔撮蔣友仁和巴德尼的話，可是他也不是完全鈔襲前人而無所發舒。他並且明言引用巴德尼的通訊（註二八）。他曾親身到過中國，又曾與中國的園師談話。所以他不是不負出言的責任的人。

張伯爾士雖然說他不是比較中·歐的園藝優劣，他的中國園藝論

(註二六)程演生圓明園致頁十三引

(註二七)蔣友仁通訊在一七八一新刊的Lettres édifiantes vol. XXIII

(註二八) Dissertation, p. 12

却很顯明地志在矯正當時歐洲——最少也是想矯正英倫——的造園方法。他說：‘意大利，日耳曼，法蘭西，西班牙及其他國度的園林，凡是舊派藝術所風行的地方，都只不過是青葱的城市。不高興之意，溢諸言外。至於英倫的新式園藝，代表另一極端，也使他不能無疑。

他說：

舊派園藝之在英倫，已爲人所厭惡，剛與歐洲其他各部份相反，一種新式已普遍地受人採納。這種新式的園藝，完全不容納美術之存在，我們的園林，與田野的分別很少。在牠們多數之中，摹倣天然之程度，境物絕少變化的情形，設計上想像力之貧窮，鋪排上藝術之困乏，頓使園林變似偶然的產兒而非計劃的結果；生客有時且不曉得他到底是否遊行在田間中，抑或真在愉樂的境地………他看不見令人開心的東西，看不見令人好的奇的東西，也沒有令人注意的事物。（註二九）

天然園林之主張最力者爲鮑朗（Brown），張伯爾士就很不客氣地攻擊他和他的同派：

據我看來，藝術家（即指鮑朗一派）和賞鑑家都太過偏重天然與單簡了。這兩個名詞，已成爲一般半受教育的妄談者的口頭禪，一般歌曲的和句，已成爲不知不覺地引人入于懶惰無味的境地的韻言。假如是迫近天然，便是絕對的完善，則非Fleet Street 的蠟人，遠勝於神聖的布阿訥落提的作品了。（註三十）

這樣，用幾句有力量的話，便把作態的路易十四派的園林，與純

(註二九) Dissertation, p. v

(註三十) 同上, p. vii

任自然的鮑朗派的天然園林，一筆勾消了。

這裡所說的天然園和人工園，都是不對的：一則太過矯揉做作，違背天然；一則盲從天然，太無分辨。一則呆笨，一則乾枯而獵野。兩者之適宜的融和，當然會比兩者都較近完美。(註三一)

萬事之難，難于創始。張伯爾士雖然善辯，可是沒有“自我作古”的膽量，仍是“託古改制”，因為，他說，“藝術的人，與天然之友都同樣地激烈地保護他們所愛的制度”。“但是”，他說：

雖然另創新式是不合時宜和無用，宣傳現有的另一種的園藝，不盡無當，也似乎不盡無益；尤其是一個以園藝著稱的民族的園藝說。尤其是他們的方法，已有人建立為我們摹倣的標準，而仍未有適當地被解釋。(註三二)

所謂“有人”者，大抵就是指巴德尼。巴德尼所講的，只是圓明園，而不是中國造園藝術的通論或概論。張伯爾士興趣不淺，于是乎把這個重擔肩起。“開宗明義”，就是說明在中國裡造園藝術所佔據的是怎樣地嚴重的一個地位；他說：

中國的園師，以自然為範本；他們的宗旨，在摹倣自然之多樣的參差，……中國的園師，不單是植物學家，而且是畫家與哲學家，深明人性，與夫感動人性的藝術。在法蘭西和意大利，每一個卑小的建築人都是一個園師，中國則完全不同；又另外在一個有名的國度裏，農夫們離開瓜田，便為園師，在中國也

(註三一) 同上，p. 7.

(註三二) Dissertation, p. 8

完全不同。(註三三)

據張伯爾士說，中國的園師，都有大才，資質之外，尚有學問，旅行，經驗三樣來完成他們的教育。就是立法機關，也給造園的事情以相當的特別的注意。園師職業之尊嚴，誠然是被他說得太過；可是他非如此不足以駭人聽聞，況且他非此不能借中國園師之口，來說他自己的頗為深奧的話。

張伯爾士很少攻擊純舊派的地方，因為到了十八世紀的中葉，純舊派的園藝論已完全失了勢力，因此他的努力的方向，大體是要打倒不用藝術于園林的新派而發的。他矯枉過直，寧願容納少少純舊派的理論，而以為中國園師並不反對偶然用用直線，用用幾何畫的圖案，和雕刻品的點綴。

最為張伯爾士所側重者，是中國園林的風景變化，多樣的變化。怎樣去求變化呢？有時是擺布一套不同的意境，清晨的妙境，正午的妙境，傍晚的妙境（註三四）或是四幅暗示春，夏，秋，冬四季的畫圖於園林內（註三五），或是暗合種種心境的畫圖——如愉樂，恐怖，驚訝（註三六）。

但是在園林裡的景色，雖然是變幻無窮，而在種種不同的景色之中，仍有一個貫通的總意與和諧，他說：

中國園師擺佈各項結構，務求增加一部的美麗，而仍然無傷於全體的印象，而全體的印象，又必以天然興趣為主腦；因為他

(註三三) 同上， p. 11

(註三四)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II, 134 ff.

(註三五) *Dissertation* p. 27 ff.

(註三六) 同上， p. 32.

們的園林，雖然是很多屋宇以及他的美術品物，而從外看去，依然有很多地方是完全看不見牠們【屋宇等】的；又很少三間以上同時給人看見的屋宇；牠們是這樣地靈巧地被遮掩着在山谷中或岩石山崗，或在叢木密菁裏。(註三七)

中國園林之所以可貴，就在乎能夠有多方的變幻的美而同時又能保存全體的和諧。此外尚有附帶的優越點，是能夠給予人們以知識的和情感的滿足，中國園師一方面要守智識的和審美的規律，而同時他們的宗旨又在乎喚起欣賞者心中的多種的情感；和增加他們的想像。他們的規律與宗旨都這樣繁複，所以不能不利用很多的策劃了。(註三八)因此中國園師承認藝術之重要，而利用牠們來提取和增加天然的美麗。

在中國屋宇畫圖和東方園藝論裏——共二百多頁——著者之詳徵博引，都不過想證明一種比較地簡單的立論：中國園師覺得美術與天然可以融合無間。所以著者容許利用直線，圖案，屋宇，甚至乎容許暖室之存在於園林中。所有這些瑣細的敘述和描寫，其實都是無關宏旨的，其實都不過堆染連疊着來暗示一種主張：英國園林不及中國園林。張伯爾士反對純粹的天然園林，反對園藝中的生特感脫主義 Sentimentalism.，所以不能不作如是觀，主如是說。所以比他的細描淡寫的細碎鋪敘更為有意味者，是張伯爾士主張的哲學，和他施與正在潮水般起着的浪漫主義的批評。他始終借中國園師做他的“託古改制”的代語者。

(註三七) 同上，pp. 72-73 參看御製圓明園圖詠，如“坦蕩蕩”‘‘如澹泊寧靜’等。

(註三八) Dissertation, p. 18

人有反對中國園師之時，以爲這些東西，都不自然，都不當容許；他們便說太多數的改善都不自然，而牠們仍然不失爲改善，不特爲人們所容許，而且受人稱譽。他們說，我們的衣服，既不是獸皮做的，又不像人皮，而用華絲錦繡做成；我們的房子和殿宇，不像天然的巢穴——巖洞；我們的音樂既不像雷鳴又不像北風的嘯聲。天然並不產生煮過，炙過，或蒸過的東西，而我們却不生啖獸肉；她除了牙齒和手之外，又不供給我們以作任何工作的器具，而我們仍有鋸，錐等等……一言蔽之，很少事物不顯然表示人工的藝術；何以於園藝中乃獨不准牠顯現出來？（註三九）

他把中國園師的話，講得過於高明了，令全書的空氣，都有些不大入信，以致約翰達維斯（John Francis Davis）稱園藝論爲“想像之作”（註四十）而英國人名辭典裡張伯爾士傳的作者以園藝論爲一部可笑的書（註四一）。

（六）中國園藝之影響

中國造園藝術之影響於西歐，雖不久長，一時却甚普遍。單就英倫而言，紀錄已就不少，選錄數種，以見一斑：

（1）巴德尼的通訊在英倫有單行本，又有怕爾思的譯本。單行本銷流頗大（註四二）

（註三九）同上，p. 28

（註四十）The Chinese, II, 247 (1833本)

（註四一）見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中 William Chambers 傳內。

（註四二）Canton Gazette 於一八三八年的第十一卷第十期中有新譯文，見 Bibliotheca Sinica, 934.

(2) 薛比爾(John Shebbeare)的紀錄。“我們愛好中國的建築，久已過度，現在打獵的人趕逐狐狸，騎馬跳過柵門跌傷了腳之時，柵門的建築要不是東方式的建築，則傷者必致懊惱……”(註四三)

(3) 高爾斯密(Goldsmit)的紀錄，高爾斯密的中國通訊(Chinese Letters)是偽託一個留住在倫敦的中國人鳳凰，阿坦基(Fum Haom Altangi)和他的親友來往書信的結集。鳳凰寫給他的座師的信中，有一封是說及英國園林的新運動的。信中有云：

英國的園藝，尚未及得中國的完善，但是近來已開始摹倣中國。比之從前，已較為用力跟從自然：樹木可以任意繁榮發枝；溪水已不致被人迫離天然的行徑，可以於山谷間蜿蜒而流；自在生長的雜花，已代替了四平八正的花田和剃得平平的髹漆般的草地。(註四四)

(4) 約翰·司各德(John Scott)的詩。

你也許以為他或正在尋幽訪勝，
在蜿蜒的羊腸，如茵的草野，綠陰的清境：
支那的垂柳正拖着嫋嫋的長條，
而寶河的白楊底高枝又正在風裏飄飄……(註四五)

(5) 約翰生對於張伯爾士之稱許。約翰生頗不滿意於時人的中國狂熱，他以為中國之在東方，誠然是超越他國，而比之歐洲則實遠不相及。但很稱許張伯爾士的天才，而且為張伯爾士的東方園藝論作序文(註四六)

(註四三) Letters on the English Nation, 1755. Letter LVI.

(註四四) Citizen of the World, Letter XXXI.

(註四五) Chalmers English Poets, XVII, 489

(註四六) Boswell, Life of Johnson (Everyman's Library) I, 446-7

(6) 哀納費拉納的旁証。哀納費拉納是一本很流行的尺牘體的小說，出版於一七七八年。女主人哀納費拉納似乎也採納了新派園藝的意思。她從何波爾痕 (Holborn) 寫給韋拉爾士牧師 (Villars) 的信有涉及遊園的感想的：

這園頗小，但太過拘于形式；假如牠減少了直直的路徑，和“相對而點頭的叢樹，和排比如兄弟的小徑”則我于遊覽時必會覺得較為悅悅。(註四七)

(7) 期刊鑑賞家 (Connoisseur) 的紀載。鑑賞家的一七五六年五月十三日出版的第一百二十號中，有關於中國園藝的紀載，而於園中的中國式的建築方法，言之尤詳(註四八)。

(8) 來意德詩中的紀載。來意德於一七五四年曾在詩中描寫一個中國派的園師所佈置的園林，詩中有云：

遊客忽然見了一座神廟，
哥忒式 (Gothic.) 或中國式，竟是莫名其妙；
懸掛着很多殘破的舊布和小鐘，
屋脊上點綴以木質的臥龍。(註四九)

像這一類的紀載非常之多。上面的例証，不過隨手舉出的材料，然已頗足證明中國造園藝術之在英倫，最少在十八世紀中期，曾引起了不小的興趣和注意。

(六) 中國造園法之實施

(註四七) Evelina, Letter XLV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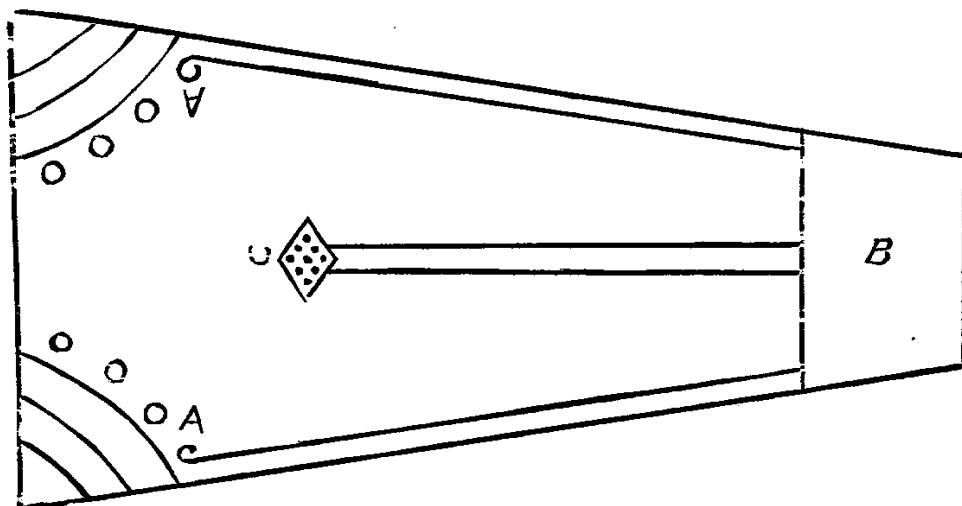
(註四八) Connoisseur, No. 120 (May 13, 1756)

(註四九) Chalmers English Poets, XV, 125 (William Lloyd)

歐洲之倣造中國園林的，爲例頗多。法，德兩國的情形，留待下節分說，今暫不詳，而先說英國。英國的中國園林，數也不少，且舉兩個重要的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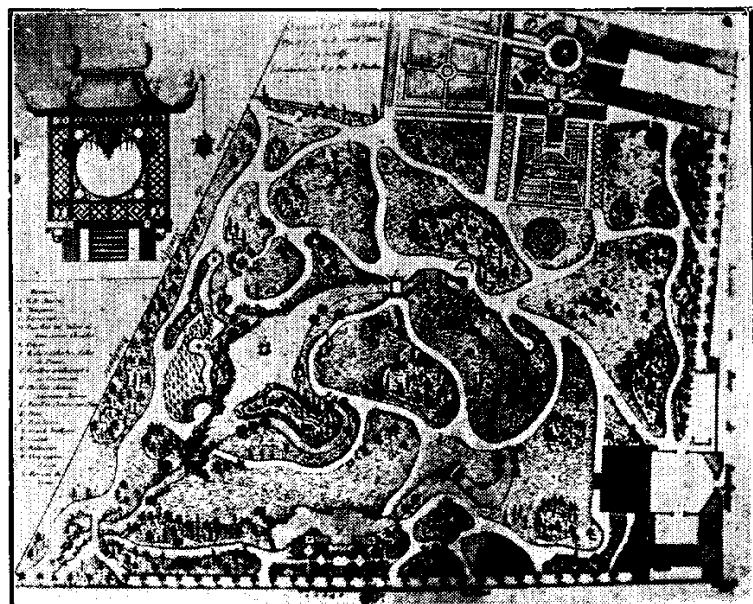
(一) 第蘭尼夫人 (Mrs. Delany) 的園藝興味的變遷。第蘭尼夫人是英國十八世紀中葉的名女之一。她在一七四六年，仍然跟着舊派的園藝方法，她有這樣的一封信寫給他的朋友：

我其次的工作，是做一條“九松小徑” (nine-pin alley)，我已經着手了；我們有一片小小的一弓的園地，園地的一頭，有一間很美麗的避暑的房子，圓的角頭，有幾所培植櫻草的屋，全園的地勢成三角形，長而狹，畧如這圖：(圖中A 為柱上小暖屋，B 為夏天避暑的房子，C 為九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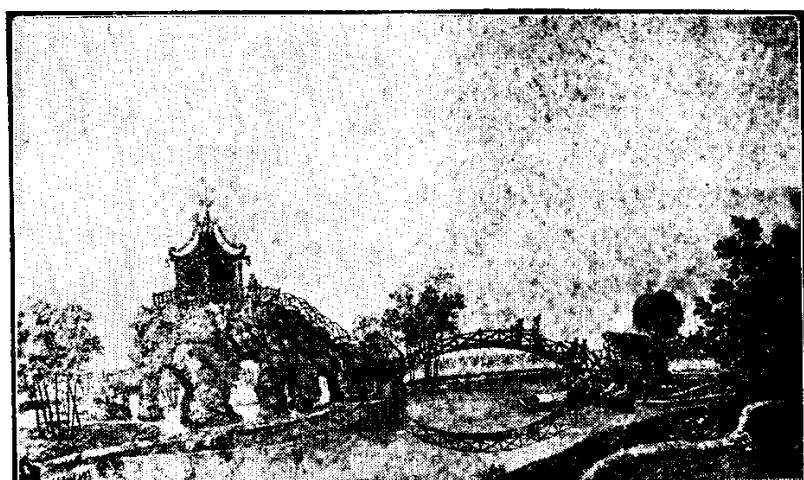


牆壁要用長青草來覆蓋着，仍要保存空隙來容許鮮花的邊緣。這所本來是間養花的房子，然而圍牆相距太近………我們本想在我們正間房子的面前，在花園的前部，做一片打球的草場；但是那緩緩地傾斜到小溪的土山，是這樣的自然和美麗，不忍

本篇插圖，均採自 Cordier 之
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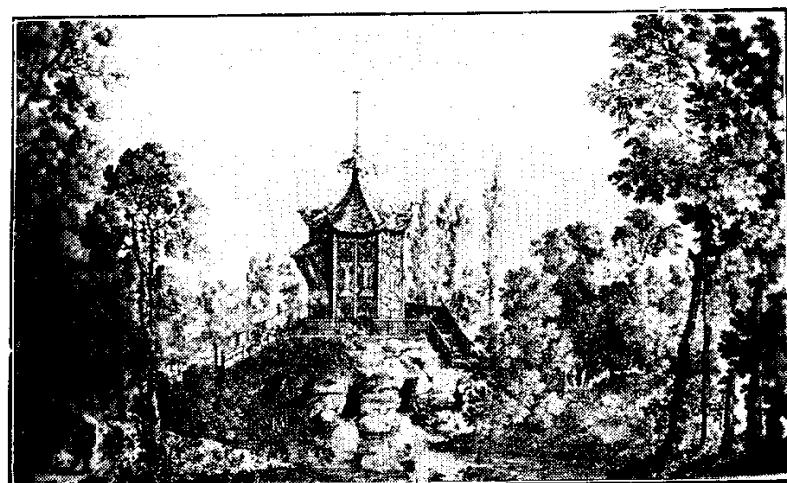
聖 詹 姆 士 之 園 林 案



BONNELLES 之 亭 沼



WESTPHALIA 之 中 國 廳



RAMBOUILLET 之 園 林

把牠斂平：所以我們已決定保持牠的草坡了……（註五十）

到一七五十年她的屋內的佈置，逐漸染了中國的色彩，糊了中國的有花的壁紙，陳設了中國的瓷器。（註五一）

至一七五七年而她的園藝興味大變，另一封信裏說：

……離登車之地約一哩半許，我們到了一度很美的小橋，和一片流水……再過一哩，另有一湖一橋，（現在已很出名）……水上浮着的是一隻中國畫船，名 Mandarina，華貴而鮮明，盡雕刻描金與髹漆之能事：牠在湖的中心，我們坐小艇到那裏去，後來再到草崗上的塔，從塔望下，可見四邊的改善……窓外四面的景色，無以復加。山崗的路徑極為曲折，旁邊種了種類不同的草木。（註五二）

弟蘭尼夫人所描寫的是白爾士搭洛德（Bulstrode）的園林，遊覽之時，則在一七五七年六月九日。園林的景象，在在都足見中國園藝的影響也。

（2）張伯爾士自己的實施。尤為興趣的，是張伯爾士自己改造英國園林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他的改造述園（Garden at Kew）。述園是英太子的孀妃奧古士他（Augusta, Princess Dowager of Wales）的產業（註五三）。園頗零落，張伯爾士又正負盛名（註五四），所以改造的工

（註五十） Letters of Mrs. Delany, II, 417

（註五一） 同上，II, 145, 又 II, 471

（註五二） 同上，II, 592-593

（註五三）高第葉以為述園是佐治第三的產業（Cordier, La Chine en France au XIII^e siècle, p. 62）；而萊希萬則以為是乾德公爵Duke of Kent的產業（Reichwein, China und Europa s. 126）均誤，今據英國人名大辭典改正。

（註五四）英國人名大辭典說

作，完全由他一手經理。述園的大概，當時德國的美術批評家希爾士
非而德曾有這樣的紀述：

張伯爾士在這裏選用直線來替代弧線，給溪流以灣曲的水道，
不將高出的地鋤平，而依其原有的高度來種植，改良天然的灌
木叢林而不將牠們刈除，寧願有草地而不要沙地，開了幾條景
色媚人的蔭路，建屋宇於林中以使其華貴。健德公爵(Ken:)之
所求之于天然的，都得之於園裏。(註五五)

此外園中尚有很不少外國建築的點綴。如假山的築成，全依中國
的方法。假山之間，又有巖徑透過。又如野景的佈置，充滿叢林灌
木，和殘舊的屋宇。最令人注意者，為一座塔，塔高九層，全座高度
為一百六十英尺。每層的瓦檐，全倣中國建築，檐角以龍八十尾為點
綴品，樣色不一。塔上遠矚，達四十英里，時人播稱。

張伯爾士於中國式的建築物外，更能容許他系的屋宇；他的宗旨
顯然是在乎獲得園林中景色的變化無窮。他建造一所羅馬式的凱旋牌
樓，一座回教式的廟宇，一座北非洲的摩爾式的王宮，一座哥忒式的
建築，又有一座大禮拜堂式的正面(façade)。(註五六)。時北歐派的
哥忒(Gothic)式的建築，已頗通行，而竟和中國園藝融和為一，以
成所謂 Gothic-Chinese 派的園林。

在述園的設施中，張伯爾士已把園藝論的學說，都一一次第實行
，他的成就如何，我們在此不必評論，然而他的『託古改制』的苦心和

(註五五) Theorie der Gartenkunst, 1779, I, 129

(註五六) Chambers, Plans, Elevations, Sections and 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s and Buildings at Kew in Surrey.
London, 1763

計劃，已不能算做失敗了。

(七)法國的中國園林

中國造園藝術，雖然是與英國因緣較深，雖然被人加以“中，英派園林”的新鮮的名字，牠的影響，終不限於英倫，不久而遍傳大陸，尤其是德法兩國。

關於圓明園的消息，最初是由法國人——巴德尼神甫——傳播到歐洲去的。然而法國那時的造園方法，依然是採取路易十四派的舊說為多。可是中國園林的新潮，不久也逐漸地由英國輸進了，雖然舊派的勢力在十八世紀的全部都能保存他的相當的勢力，不像在英國的忽然消失。法國新造的園林或改造的園林，在一七六〇年以後，頗受英國的中國園林言論和實行的影響。浩爾罷克 (Holback) 曾為園林的研究，親自旅行英國，回法之後，盡力宣揚；同時的人，很受感動。羅蘭夫人 (Madame Roland) 尤為感覺濃厚的興趣。服爾德不但曾為巴德尼的通訊作過一篇覆述，而且曾與張伯爾士通信研究中國的園林問題（註五七）。

倣造中國園林的事實，也先後多起。

一七七〇年舒哇塞兒公爵 (Duc de Choiseul) 因政治上的緣故被放於上替盧——他自己的采地。他在失職寂寞之中，以倣造中國園林為消遣，嘗以兩年多的時候（自一七七五年九月二日至一七七八年四月三日），特聘建築師類卡母 La Canus 建造一座七層的浮屠。塔高三十九米突，塔尖有金色的圓珠。塔尖高去海面凡一百八十五米突。

一七八二年海軍理財長鮑達爾 (Beaudard) 特聘貝朗葉 (Belanger) 建築園林第宅于內夷 (Neuilly)。園中有以下的東西：中國的大瓶，

(註五七) Oeuvres Complètes, ed. Moland, XVI, 143

中國式的小艇，中國式的冰窖和涼亭，另外尚有中國式的涼亭，一處中國式的橋（註五八）。貝朗葉又曾於六十三日間為D'Artois伯爵改建第宅，園中又有兩處中國式的橋，和當時的詩人利蔑兒（Lemierre）曾寄之吟咏：

試想像這帶笑的平原，
在聖可盧山袤延到內夷的地方，
些痕河水在花中蜿蜒，
設法確定牠的矜貴的河床，
那裏喧嘩的瀑流也不被看見，
另有他方昏了我們的視線；
但是恬靜的奈壓德的兩岸旁
招引靈魂到繁華的柔鄉，
摹倣英吉利的風味，戰戰兢兢，
這幾處的藝術，遠勝牠的儀型。
貝朗葉所說的都成法律，像君王的綸音，
爲着點綴天然的美，
四方從他指示，
混一了草場花苑與森林。
亞波羅陟降於達吐亞園中，
發現了簇新的光榮。

(註五八) Kraft, Recueil d'architecture civile, 1812. planches 105, 106, 108, 113. 據 Cordier, La Chine en France, p. 65引。據言一說謂園建於 1882，成于六十三日；另一說則謂建于 1872，歷時六十四日云。

萬般快樂同歸那裏，唯命是聽，
 他用不朽的聲音，一方遺興，
 替花園起了嘉名，名白甲台
白甲台啊，能令王者的園林全消光彩。

譯文過劣，請看原文，始得詩中真趣和半譏諷的描寫：

Figurez-vous cette plaine riante,
 Où, de Saint-Cloud s'étendant vers Neuilly,
 Parmi les fleurs la Seine tournoyante
 Cherche à fixer son cours enorgueilli.
 L'on n'y vois point de ces bruyantes cascades,
 Dont nos regards sont ailleurs attristés;
 Mais de ces bords les tranquilles Naiades
 Invitent l'âme aux douces voluptés.
 Du gout anglais imatateur fidèle,
 L'art en ces lieux surpasse son modèle.
 Bellanger dicte en souverain ses lois,
 Et pour orner la beauté naturelle,
 De tous cotés son adresse entremêle
 Les vertes gazon, et les fleurs et les bois.
 Apollon trouve une gloire nouvelle
 A s'y montrer sous les traits de d'Artois;
 Tous les plaisirs y viennent à son choix,
 Et ce jardin, que sa voix immortelle,
 En se jouant, a nommé Bagatelle,

Peut éclipser le jardin de nos rois. (註五九)

貝朗葉却沒有忘記了自己的享樂，因為他之愛好中國式的園林，不單是爲着職業的原因，而且是爲着個人的興趣。他曾在聖愛華士州(Seine et Oise)的桑地尼(Santeny)他自己的家園裡努力過一次，爲他的夫人在溪水旁起了一所中國式的“出浴亭”。

除了貝朗葉之外，園藝師或建築師之在法國爲中國派的園林努力者，還有多人(註六十)，就中如建築師約翰·奧古士丁·利那兒(Jean Augustin Renard)也頗重要。他曾任法國王室的營造總監，曾在亞爾敏維耶園(jardin d'Arminvilliers)築兩所中國亭，一座方形，一座圓形，又起了一座樓臺，四面繞着湖水，一座自然的小橋通到外方。(註六一)利那兒又曾爲貝奈往親王(Beneven)在瓦郎塞(Valençay)地方的園裏，築了兩度中國式的橋。克拉夫特曾把圖形詳記，并說道：

這兩度橋，在構造上雖然不能說是十分精雅，而因爲牠遵依中國的風雅，則牠已自有牠的長處，有好幾部分，嫋媚多姿，而工巧入微(註六二)。

所謂中英式(Anglo-Chinese)的園林，不久而在法國流行一時了，不久而被法國化爲本有了，於是替牠起了革新而累贅的名字，叫做中英法式的園林(Jardin Ang'ais-Français-Chinois)!於是意大利人貝梯尼中英法園林營造計劃這本書(Projet d'un jardin Anglais-Français

(註五九) Crodier, La Chine en France, pp. 65-66.

(註六十)見 La Chine en France, pp. 61-85.

(註六一) Kraft, Plans des plus beaux jardins, pl. 95

(註六二)同上 p. 16

Chinois pour S. Exee. M. le Chevr. Delphino, Ambassadeur de Venise à Cour France par François Bettini, Italien) o 貝梯尼所計劃營造的，是威尼斯駐法公使德爾賓諾的園第。外國公使，也染着新近的風氣，最足証明中國園林所引起的普遍的興味了。書中說過橙林之後，便是

中國式的花園；有很多水景，野石，石山；亭榭，佛塔，岩洞，各種最罕見的樹木………第宅的這邊，有中國建築的前面爲點綴。亭榭之一座用來做自然歷史室，另用一座，藏關於農學和植物學的圖書；第三座是物理學的實驗室；而塔上則建造天象臺………日本島則四面圍牆，不能逕到，牆外繪着海港的景；由第宅看去，住在宅內的人，也感到幻覺。（註六三）

(八)德國的中國園林

德國也同樣地感覺過中國園林的影響，獨是比之法國，遲十多年，直到一七七五以後，才有普遍的興味。

消息是早早就得到的了。姑勿論巴德明的通訊和伏爾德的改編的通訊，很容易流入德國，就是英國帕爾思（Thomas Percy）的中國雜文，（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也會因慕爾之重譯英文好述傳而喚起注意（註六四）。

一七七三年德國的以力克陀爾馬克士。約瑟第四（Mar Josef IV）選派園師塞克爾（Sekell）到英國留學，專從張伯爾士研究中國園林和建築方法；而佛得力克（Frederick der Grosse）晚年亦雅好此道，曾

(註六三) La Chine en France, pp. 76-77.

(註六四)而且教士通訊全有德文的譯文，見 Bibliotheca sinica 941 ff.

在他的著名的”無愁苑”裏(Sans-Souci)起了幾座中國式和日本式的屋宇。其他的實例，大體與法國從同，不復詳說(註六五)。

德國的特殊貢獻，尤在理論上的整理。最重要的作者是(1) 路特維•烏痕沙(Ludwig Unzer)和(2)黑爾希非兒特(Hirschfeld)兩人。

烏痕沙在一七七二年已作過一篇支那武帝墓的一首詩(Vou-ti bey Tsi-nas Grabe, eine Chinesische Nänie)。一七七三年而他的支那園林論出版(über die Chinesischen Gärten)。書中有云：

英國……在很早以前就深悟中國造園的超越性……他們極愛曲線，以爲比直線富有生命，不特用之於園徑與山路，山谷與溪流而且用之於橋樑。……他們用鮮明的顏色與深沉的顏色相配，簡單的形式與繁複的形式相配。他們以雅味爲標準，所以他們，卒能產出一種大勻和，各部彼此互異，而全局的結果，能給我們以和諧的愉快。………我們在這工作裏斷斷不能達到完善之境，除非等到我們採取這國【中國】的風格而保存牠(註六六)。

黑爾希非兒特是奇爾大學(Kiel)的美學教授。他以爲園林的用處，全在乎喚起感情：高山使人驚詫，幽谷使人恬靜，瀑流使人恐懼，等等。他敘述歐洲園藝變遷之跡，極爲有趣。

世界各國的園林當中，中國的園林最是令人注意，最被人們敘述得可愛。最少我們確然知道，英國人強烈地偏愛這種園林，而法國人和德國人，也開始放任他們傾向這偏愛。人們現在所要求的，並不是依照他們理想而造成的園林，乃是中國的或中

(註六五) 參看 Reichwein, China und Europa, ss. 122-132

(註六六) über die Chinesischen Gärten, s. 11

英的園林(註六七)。

德國人不單努力於整理學說，他們在實行上，也很澈底，或者竟可以說是過度地澈底。

在實行上，最令人注意的是卡撒爾(Kassel)伯爵在威廉士墟(Wilhelmshöhe)，所建築的中國村。村建於一七八一，設施計劃，都以張伯爾士的學說為標準，村在湖南，村屋都依照中國屋式，多數是一層的。村名叫“木朗”(Moulang)——假擬的中國名字，村後靠山，山下的流水名曰“湖江”(Hu-Kiang)。

村人除耕種外，並營牛乳事業。歐洲擠乳的人，那時多用女子，中國女子既不可得，則以非洲黑女來充數。村中除園林外有較大的兩層樓的房子一所；聚餐和跳舞的大廳一所，廳旁小屋兩間；牛乳房一所，羊欄一所，牛欄兩所；長形而可住兩家的小屋一間；草房一間；改建的塔一座，小屋五間。這些建築現在都已毀壞，惟全村的中央的塔尚存。塔只兩層，內有佛龕，龕內有綠色的佛像。一七八三年，加設了一個銅香爐，和用木假做的中國書籍。

樹外有橋名“鬼橋”，全用木做，樣子則摹做中國的木橋。

一七七八年，又于村外加種桑樹。

尚有一事須注意的。“木朗”村未建之前，該處原有舊式的圖案園林，至此全然改造，而代之以中國園林。據萊希曼說，林中後方尚有增加中國式的建築。最少在跳舞廳的北面，曾加建一度中國式的走廊，他又說建築物的圖案尚在，足以證明這些建築物之在當時，是摹倣中國營造的最好的成績。

以一園之小，而另建一村以配他，甚至僱用非洲女子擠乳，來代
(註六七) China und Europa s. 123引

替中國女子，真是無微不至了。(註六八)

(九)中國園林所喚起的其他興味

中國園林之於歐洲，並不是一種屹立的興味，牠會喚起其事他的中國事物受人注意。

(1)中國建築 中國建築與造園極有密切的關係，因為中國屋宇已逐漸地被人視為中國園林的決不可少的點綴物；尤為流行的是佛塔，涼亭和橋樑。當時的新派的園師，差不多全都懂得建築學。張伯爾士和烏痕沙，則是純乎其純的建築師出身。上面的幾節在在足以證明中國建築之隨着中，英式園林的流行，而處處引人注意。例証已多，似乎不必在此再事毛舉了。

(2)中國繪畫 園林與繪畫在中國的關係，盡人皆知。大抵當時造園的人，也許用中國的畫圖做參考的資料，因此美術界亦漸感興趣。英國畫家約翰·羅拔特·可先士(John Robert Cozens)是歐洲水彩畫派的前鋒。可先士的藝術極與中國水彩畫相像，他先以中國墨水描骨，然後用顏色渲染，所用的畫具又是毛筆而不用鋼筆。他死于一七九九年(註六九)，他的盛年，正是中國園林風靡西歐的時期；所以他的題材，全以山水園林為主，其後才有以水彩圖寫人物仕女。

安拓恩·瓦託(Antoine Watteau)——法國名家——也學過中國派的畫，曾為法王繪中國畫于衣櫥(註七十)。

描摹中國畫本的，以克利士多弗·吳哀(Christophe Huot 法人)

(註六八) Reichwein, China und Europa, s. 130-131

(註六九) 萊希曼說他死於一七九四(China und Europa, s. 135)
誤，今據英國人名大辭典改正。

(註七十) La Chine en France, pp. 30-31

爲最著名。他曾爲許多貴族之家點綴用品和器具或牆壁。聞風興起，至今失名的作者，還不知多少人。

(3) 中國動植物的研究 中國式的園林，自然是少不了中國的花木，因而移植之舉，也就很多。但是花木的性質，不可驟知，當時恐怕不少“橘逾淮而爲枳”的發覺，不能滋生的笑話，或既種而槁的悲劇，所以就有多少積極研究的人。例如瑞典的彼得，阿士壁船長(Captain Peter Osbeck)之一七五一年在中國的植物考察，不過純是研究之作，與園林無關，到一七七一年便被譯爲英文，有了實用。同時德國人查理士·古士特佛士·哀克堡(Charles Gustavus Eckberg)的中國園藝法也被譯爲英文。書中又附錄了兩篇中國鳥獸草木表(註七一)

中國園林，所喚起的檢直是一種思想和藝術的運動。

(十) 中國園林的衰落及其原因

中國園林之在歐洲，其代表歐人——尤其是英人——的對付天然的藝術態度，只不過一種壽命短促的時尚，如雷諾爾滋女士所說(註七二)。就是在全盛的時候，反對的聲音也有多起。

遠在一七五四年那麼早的時候，來意德所咏的中國園林詩，已含有不敬的開頑笑的意味(註七三)。至一七六七而英國詩人威廉·梅遜(William Mason)在英國花園(English Garden)一首詩裏，直接施

(註七一)合刊爲二冊，總名 *A Voyage to China and the East Indie* London, 1771. *Faunula Sinensis* 在 II, 221-338; *Flora Sinensis* 在 II, 341-367. 該書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特此誌謝。

(註七二) *The Treatment of Nature in English Poetry*, p. 272.

(註七三)見上第五節

攻擊于張伯爾士，以爲園中的建築品物之繁冗，是萬分作態。梅遜于一七七三年，又隱名地寫了一首詩 *Heroic Epistle*；意思雖同，他却以爲不妨再說一次，以儆醒英國人的沉迷，（註七四）華波爾（Walpole）也很不滿意于一七七〇年間所刊行的園藝專書，而極力提倡改造當時的園林狀況（註七五）

法國方面也有同樣的抗議。亞力山大·地拉波爾德（Alexandre de Laborde）因蒙威爾（Monville）的中國園林而批評道：

這件工作，可以例證那時所流行的惡劣興味，和當時不惜鉅費以成全這可憎的宏偉。中國營造，既不能給予思想，又無雅緻與堅固的性質。稍能令牠特出的，只有一種漂渺和閃爍。（註七六）

德國外塞（Weise）的話更爲顯明：

園林都被人肆無忌憚地點綴着，這裏是石像，那裏是假山，神祇的全隊，這裏是牧羊神們，那裏是水仙們出浴，有來自恒河的金，有雲母或鑲金的瓶，有瓷品……只有一樣東西是找不到的，樣樣都有了，只欠了天然。

1st's möglich dass was fehlt? Nichts weiter also—Natur.（註七七）

..... eines such' ich nur:

這一類的反抗的聲音，得了盧騷的自然福音，已越加增牠的努力。盧騷以爲一概的人爲的文明，都足以阻碍人類的快樂，而引帶人

（註七四） *Heroick Epistle*, London. 1773,

（註七五） *Italian Landscape*, pp. 145 ff.

（註七六） *La Chine en France* p. 168 引

（註七七） *China und Europa* p. 129.

類到腐敗之途。所以他說“我頑得人類的娛樂，都有輕微簡單的性格”。這話雖非專爲中國園林而發，而在浪漫主義萌興的時候，話對於中國園林的喻影是怎麼樣，也就不難推測了。

× × × × ×

中國園林之不久而衰落，自然是意中事，其所以衰落的理由，也不難明。

第一 張伯爾士把中國的園林藝術，說得太過高超了，尤其是關於園師之智識的訓練，說得過火。中國園師被他描寫成一個無所不通的學者，而天資的稟賦，又要遠勝常人。歐洲園師，能大胆嘗試的，究竟不多。

第二 何爲中國派的造園藝術？這個問題雖有頗爲一致的答案。而藝術的實施和實施的步驟，到底沒有經過嚴謹的說明。不久而每人師心自用，自由變了放肆，點綴成爲作態。於是乎全派的藝術，沒有共通的立場，基礎便不穩固。

第三 中國派的園藝，介乎法荷舊派，與新起的情感派之間，一方面既不能滿足舊派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須抵抗情感派的攻訐，假如是少年人喜歡中國園林裏的亂石奇花的浪漫性，他同時必深惡園裏所包含的所謂道德教訓。中國派因爲中庸的緣故，所以適宜過渡時期的精神，及乎過渡時期已完，而浪漫派的勢力加長，則牠很自然地不能復保固有的位置了。

第四 中國園林的風氣，有一部分是與歐洲人的對華興味極有關係的，牠的全盛時期，是在十八世紀的中葉，約自一七五五至一七八十年間。這個時代，正是對華興味最爲濃厚的一段。自此以往，近東

的興趣，印度的興趣，而尤為重要的北歐的興趣，都起而相代，則歐洲園藝復行採取單簡的天然為標準，實在是最為合理而不能避免的興味遷移的事實。

現今西歐尚有中國園林的遺跡，如英國迷園的寶塔，依然屹立，而非特烈大帝的無愁苑裏，也有中國點綴遺留。中國園林的衰落，已近一百五十年，這些殘痕，都只不過供給遊覽者以些須的紀念和洄溯的資材而已。